

现代作家果效为本教学探究—— 以周作人为案例

Modern Literature Writers' Outcomes-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aking Zhou Zuoren as an Example

陈慧宁*
Chan Wei Leng

摘 要：果效为本反映了教学模式的转变，它的重点是说明学生应该能够做什么，即学生参加课程后，怎样为他们的学习，提供证据以增强院校在个别科目和整体课程的教与学成效。这种课程设计，称为预期学习成果。周作人是一位具有广泛文学知识和文化爱好的作家。本文从趣味审美体验的角度，探讨其文学知识中的“杂”，达到具审美意义上的学习成效，透过〈故乡的野菜〉教与学活动，在“杂”方面涉及的认知与实用性的知识，发掘教学方法上的亮点，使现代文学范畴有进一步广阔的教学空间。

关键词：现代作家，果效为本，周作人，美文，杂知识，审美体验

Abstract: Outcomes-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 OBTL,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 Its focuses are on explaining what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do, for instance, after attending the cours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provide evidence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individual subject and the entire course. This kind of course design is called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s. The focus of teaching design is to effectively teach the course and plan while actively involving stu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knowledge. Zhou Zuoren is an author with extensive

* 陈慧宁，香港新亚研究所儒学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Email: dorocwl@yahoo.com.hk

knowledge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ursuits. His wide array of interests ranges from “Tea and food in Beijing” to “Wild Vegetables in My Hometown”, and from which he explores topics and materials for creating prose piec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Zhou’s “miscellany” in his literature knowledge, and through which the value of judgement of beauty in art. With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Wild Vegetables in My Hometown”,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about “miscellany”, exploring the highlights in teaching methods, to extend the variety of pedagogy in modern literature.

Keywords: Outcomes-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rn literature writer, Zhou Zuoren, prose, miscellany knowledge, aesthetic experience

一 前言

果效为本 (Outcomes-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简称OBTL。进行课程设计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预期学习成果 (CILO, Course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教与学活动 (TLA, Teaching & Learning Activities) 和考核方法 (AT, Assessment Task) 的建设性对齐。这种设计方法要求首先制定预期学习成果, 然后根据CILO制定教学或学习活动和评估任务。分类法教学设计的设置适用于帮助特定阶段的学生达到其学习成果。

SOLO分类评价理论 (Structure of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s) 是指观察到的学习成果结构。它不仅可用于评估, 还可以根据预期的学习成果设计课程, 这有助于实施建设性的调整。在预期学习成果、教与学活动和考核方法建设性的一致中, 从希望学生学习的成果开始, 并根据这些成果调整教学和评估。结果陈述包含一个学习活动、一个动词, 学生需要执行该活动才能最好地实现结果。例如“解释周作人美文的概念”, 该动词表示学生需要进行哪些相关学习活动才能获得预期的学习成果。SOLO分类法有助于映射可以构建到预期学习成果中的理解水平, 并创建评估标准或规则, 是果效为本教学实施的作用。建设性调整可用于个别课程、学位课程和机构层面, 以使所有教学与研究生属性保持一致。

为了设置适合学生在现代文学课程特定阶段应达到水平的学习成果和以评估取得的学习成果，如掌握新文学的主要历史进程，从与古代文学平行比较的视角，透过阐述中国现代文学原创性特征，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文艺接受和融合为个人的知识体系，以果效文本的教学，学生普遍能说明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重要作家作品与中外文学的关系，运用已学习的文类材料、文化现象，解释现代文学原创性作品的价值。

周作人（1885-1967）的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欲求。他的文学艺术感悟有很浓厚的传统与外国文艺认知，这些知识带给周作人精神活动的意义，不仅是趣味的培养，还在于生命的涵养。举凡各种丰富的知识，无论天文科学、民风民谣，还是神话传说、人情物理，周作人都视为富趣味性的文学知识。

周作人与西方文艺的关系千丝万缕，从创作接受熏陶到作品风格形成，有时说不清楚所受影响之深，建设这么一个重要的“杂”知识调整，构成了周作人文学艺术的审美要素。而他属于个性的“人的文学”内容是紧靠个人本身生命的灵与肉，思想通达是其对文人创作原则的遵守，也是个人情志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生活里依靠理性与趣味，开拓生命认知阶段的价值，使其文学天地充满知识趣味及个人情志的感悟。

以上述前提为基础，将预期到的学习成果结构，观察学生是不是朝向研究型的方向发展，衡量的标准是学养。所谓学养是一个学生或教师通过学习研究而获得的系统知识、学术造诣，以及将自己的学术造诣通过教学和文章表现出来的能力的总称。它体现在一位同学或老师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否具有合乎逻辑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

对于学习效果，学生们应该如何应用他们所知道的现代文学知识学养来改进他们的学习决策——这是课程的潜在预期结果。所以这就是将他们支持周作人美文驱动教学的证据放在一个档案袋中。他们看到了这门课程与他们从事教学或写作的相关性。因此，建设性的一致诞生了。

二 周作人早期文艺思想“杂”的基本状况

周作人文学创作从自我个性出发，具备明确的情感指向，其笔记体杂文，独具一种“闲话风”与“简单味”。在家常絮语中，描写风物，纵谈文史，细究人情物理，针砭社会时弊，充分显现出他的博识与理智。他的视野开阔，读书精博，又善于撷取英国随笔、中国笔记小说、明末公安派小品文，日本俳文等养料，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语言文词上则融合了文言、白话、方言及外语等分子，杂揉调和形成一种自带其文学风格的中国与其内容兼具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与生活性，不仅日常小事得以开启知识，人情物理亦能启迪人心。

周作人“美文”知识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是透过生活实践，吸取地方性文艺知识；二是作为“爱智者”，周作人不无明确叙述自己想象的产物，与叙述现世的现实生活是同一的真实，因为经验并不限于官能的一方面。这里包含了理想中“美文”创作趣味与个人情志二者的融合。

英国学者苏文瑜（2011，页162）认为“周作人把个人情志置于文学创作中心。诗言志的志，不是五四主流所提倡的家国之志，而是私人之缘情，周氏把它唤作本色。……当年讲明代文学，其实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理念的闪现，也恰是他玫瑰色的梦破灭的时候。知道未来的期许有虚妄的地方，于是退到书斋，与古人为往，找的是自己心仪的对象，或从前人的文字里体验生命的内蕴。”如周氏所说除了是一种回忆外，原因很简单，从小读中国书惯了，就不以为奇，所受影响自己也不大觉得，即使想说也有无从说起之概。

周作人的言志诗观明显除了思想界三贤，即汉代王充，明代李贽，清代俞正燮，是他佩服的拥有通达人情物理，疾虚妄的精神，还有就是六朝的陶渊明与颜之推则对他有深刻影响。可以说上述诸人为周作人所推重，大概念兹在兹与古人的交流不仅是文字语言的功能，而是言不尽意的生命内蕴传达的境界。

孙郁（2011）则认为周作人对明代文学的理解，较林语堂和沈启无等人来得深切，是有个人文化的忧虑存在的。而周作人欣赏的角度恰巧在精神深处寻找到一种文化的呼应与契合，这同时是自己的本色。这本色建

立在个人的觉醒和构成个人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一环（孙郁，2011，页162）。

毋庸讳言，周作人早期文学与文抄公体阶段的散文基本具艺术活动的创意与技艺结合的体悟。他的笔记体散文，大体上符合古典文艺学范畴中“情”“志”的内在本质要素，就是诗歌（文章）要表达人们的感情与抱负，体现抒情性方面的特征。周作人所推崇的晚明小品与题画文字、题跋的渊源，展示了其与士大夫传统的内在联系的依据。而在三四十年代，放弃民族气节而明哲保身的时候，他就将“性情”之“情”，转为“情境”、“情实”之“情”，转向了所谓“疾虚妄重情理”的载道之文（陈文辉，2015，页212）。从形式上来说，这是文抄公体与题跋文言文体之间的联系。而周作人文学领域中的个人情志，某种程度已扬弃如教条派及理想派的研究方法，并且精炼、增强它带给个人审美体悟的独特品味。本文试图透过周作人复杂的写作过程，梳理其知识架构颇为重要的“杂”价值系统，以透视其于二十至四十年代就以“情志”与“趣味”形成知识谱系，形成安身立命的文学选择。

周作人“美文”舒徐自在，信笔所至，与内涵的恬淡隽永相谐调，是“谈话风”文体典范。他自称为文是与“想象的友人”闲谈，不无流露人情味的余韵，意图构建经验知识之可靠性的根据。诚然，周作人“美文”中杂知识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是地方的文艺；二是以理性了解的态度，追求生活的艺术上游戏享乐之余，且要兼顾趣味鉴赏。同时，还需奠基基于“本色”。“本色”仰赖作家与语言的互动，通过自我修习，练达的字词经由长期磨炼才得以成就。周作人广读诸子杂书，试图证明他本色的特质，不局限于某家某派，不拘泥于某一门下，而达到与传统的互动，自由地应用“本色”贯彻文学与知识。

从审美体验到美的形式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艺术创造当然追求完善的创意和技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在创作时，作家实际在构思创意的同时也在摸索中建构形式。文艺活动含概的创造—作品—接受，是这个独特系统中的三个主要环节。文学艺术评论家，在品赏艺术的过程中，直接体悟到艺术的意味和意蕴，有感而发，乘兴评说。这种品评，运用的范畴，从审美中自然流露，与感性具体密切联系。他们在体悟

中已蕴含了理性，但并非脱离了感性具体而另作知性抽象，也不是刻意孤立由概念、判断走向推理，抽象演绎。

三 “美文”的审美体验

1921年6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美文〉。“美文”是在日本明治20年代（19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的概念，由他首次引入中国。“美文”集中体现了周作人理想中的“生活的艺术”，这种“生活的艺术”含概知识与趣味，其思想的核心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有充分的说明：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一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周作人，2011，页56）

这里对生活中知识的撷取，在周氏而言是一种追求理性了解的态度。人有各种知识及由知识提出的各种了解，作为生活行为中各种判断、规划、实践的依据。于是，浙东的野菜，日本的草饼，东京的点心，北京的茶食，绍兴和南京的茶干，饮酒微醺的趣味，乌篷船里听雨声橹声招呼声的诗境，鸣春小鸟的叫声，都在周作人笔下写得兴味盎然。他在文中努力酿造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梦似的诗境，追求一种忙里偷闲和苦中作乐，在不完整的现实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韵味，堪称别具只眼，涉笔成趣，深具“生活的艺术”之真谛。

至于审美经验，主要其实是以人感受与否的考虑，作出判断。所谓判断，起码即通贯原则下，是否讲得通与信得过，但若遇复杂深刻者，尚需再加入其他原则，即是与我的各种直接经验有其不可任意抹煞的密切关系。这里可以藉由另一美文〈乌篷船〉为例，描写个人独特的审美体验：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着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的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出随笔来看，或冲一碗清茶喝喝。……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

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周作人，2011，页31)

周作人在文中介绍了故乡的乌篷船和坐这种船的趣味，诱导人们以“游山的态度”观赏一切，看四周景色、读随笔、看暮色、坐夜船、谈闲天，在即兴闲聊中传达出一种悠游自在的恬淡趣味。这种“游山的态度”，采取的是步移法，那作家的审美经验中出现的四周物色，水声橹声，犬吠鸡鸣等，都是他亲见亲闻者。因此，坐在船上会置疑“游山的态度”的悠闲性，但这种体验却不可任意抹煞，盖这乃是全部来自审美经验的知识，已与之结成密不可分关系的重要的，必须相信的假定。

这篇〈乌篷船〉风格与〈故乡的野菜〉十分相似，但是周作人并不看重纯粹口语体写的散文，他认为它们不耐咀嚼，因而行文着重自然而口语精练简洁。他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做跋时，主张散文的语言“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成分，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周作人，2011，页85)

正因为有语言文字，可作各种报导，亦即可自众多同类处吸收广大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的全部同类之总经验和总了解，由此而有所谓的历史文化。凡这一切，全部由审美经验所生，这正是周作人文学知识的特色所在。

这种知识与趣味的结合，除了秉持艺术第一，个性至上的文艺主张，恪守文艺趣味中的追求之外，还有的是流露一种人情的书写。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人士，他们坚持着个性自由的“美文”，即诗言志，创作一边要抵制王纲的恢复，保护自由的权利，一边又要阻止使文学成为政治斗争或政治理想的工具，即文以戴道，保持文学的纯美力量。这就使他们一天天地缩小了文学的思想力量，更多地追求纯美的艺术品味。在声势不凡的京派文学所向往审美的文艺工作，是充满着一股亲切的人情氛围。

四 〈故乡的野菜〉教与学活动和考核建议

表1 教与学活动 (TLAs)

教与学活动 (TLAs)	
「基本要件」数据建立：	
TLA1	第一步了解周作人以小品的方式记录想法，碰到相关的周作人文学知识的特性时，得以掌握他如何杂引古今中外典故，却无炫学之嫌。
TLA2	文章重心为儿时绍兴春天的野菜想象扩充。
TLA3	“记”——记忆回去后必须面对的结果之心境。（内心的感觉？结果？）
TLA4	「难忘的往事」——整体事件是生活令周作人难忘的回忆。

〈故乡的野菜〉，可以成为以下题目的素材

- (1) “故乡”——故乡可指住过的地方，心情，结果，以及所获得的启示。
- (2) “野菜”——说明对故乡眷念的原因之外，描写物产藉以寄托心情。

（缅怀中的乡情，内心所思所想）

〈故乡的野菜〉堪称典范美文，周作人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情趣与哲理，将小品散文的体性取得了高度和谐。他以所谓“信口信腕，皆成律度”，不涉人事是非和世间愁苦，只展示人情风俗典故，使读者从中得到悠闲的人生兴味。

〈故乡的野菜〉基本达成教与学整体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活动的三项任务：其一，具吸引力；其二，掌握文章的主旨；其三，开展下文。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其一、具吸引力，可分两点概括。一是透过解释题目，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周作人在散文开首以“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仿佛故意要将作家最爱夸大的浓烈如酒的乡情冲淡，保持着一定的冷静与距离。材料不在多，贵在取舍得当，安排得宜。二是以冒题法——先提出与题目相关的内容或例证，再藉此进入正题。如以「野菜」导入正题，有吸引力：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苗篮”，蹲

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姐妹嫁在后门头。”（周作人，2011，页52）

内容从他的妻子买菜看到荠菜，想到浙东乡间妇女小儿采菜的事情以及小孩唱的儿歌，并且引证了《西湖游览志》和，《清嘉录》的有关记载，又联想到鼠曲草和小孩赞美的歌辞，以至清明扫墓时所供的麻果和日本的草饼等等。描摹民俗风物，追忆故人风貌为内容，表现“生活的艺术”为中心，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平淡自然的境地，随兴而谈，毫无拘束。

其二，掌握文章的主旨。〈故乡的野菜〉作为周作人作品中常隐约吐露的思乡忆昔之情的美文之一。曾有人以“形散而神聚”来描述他的作品，在属于“叛徒”的文章中，是飞扬踔厉，有主题句可寻；但在属于“隐士”的纵谈文章中，主题是隐而不显的。周作人主要以提示主旨法，在行文衔接和结尾都能提示全文主旨，有总结、统整的功效。

有关〈故乡的野菜〉的主旨叙述，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看似“咏物”，却闪耀着知性光彩，含藏思乡之情；二是作者铺述一己处处可以为家的情怀，看似宽博通达，然而，其中实含藏著作者怀乡的苦涩；三是通篇博取中、日风俗与传说，闲谈纵论，与其现实经验贯串对应，任心闲话中，有一种古今时空纵横、中外风俗并陈、今昔情境交织的流转之美。

其三，开展下文。在〈故乡的野菜〉中，主题无疑是淡淡的思乡之情，而所叙三种野菜，常常笔锋一转就写到了浙东故乡，担当衔接上下文的任务，如：

- a. 荠菜又名“眼亮花”，妇女簪在髻上很美，令人眼睛一亮，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 b. 紫云英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
- c. 自从十二三岁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

作者以充满欣喜的心情赞赏故乡情事，如“紫云英”，“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也许作者的本意就在人们所熟知习见的日常生活里，平凡人生发现了真正的美。又由“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可知妇女簪在髻上很美，令人眼睛一亮。其他如“清明前后扫墓

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由叙述中可知以黄花麦果作为祭祀供品是偶尔见之的民俗。

回忆是散漫无定与平淡的，由浙东的荠菜和黄花麦果、日本的草饼，而扫墓时常吃的紫云英，尽管在回忆中也会闪现紫红色的紫云英“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的华美色彩。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漉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证据了。”（周作人，2011，页52）

周作人从内容的要求出发，寻求合适的表现形式，在散文体式上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宜以分类法教学鉴赏周作人这类散文的特性，也为了帮助特定阶段的学生达到其学习成果。因此，透过他同期散文〈喝茶〉，或能理解旁征博引所形成的广泛知识性的艺术特性。〈喝茶〉内容由喝茶说到茶食，再说到江南茶馆的“干丝”，详细叙述它的制法与味道，以及茶馆中吃“干丝”的情形。接下来就把话题扯到他故乡绍兴的三脚桥，其地的名产周德和茶干，以及已经不是茶食的油炸豆腐干之类。最后说豆腐这样佳妙的食品“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周作人，2011，页22）

周作人对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情有所钟，而茶道能带来“片刻的优游”。为了难忍的寂寞，创造这么一个散文的艺术世界。因此，通过作家的优游态度，认同他对各种地方物品的掌握，就是了解周氏生活行为中各种判断、规划、实践的依据。而〈地方与文艺〉就成了解读周作人美学观十分重要的文章。

这些知识趣味的接受很大程度“只是说到风土的影响，惟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周作人，2011年，页12）。我们必要以此归纳周作人所说的大家都是知道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的。从中得知各国亦有其特殊风土民情，文艺亦有所殊异。藉土之力也能培育出趣味之文里的“叛徒”，发展出周作人另一种表述方式更强烈的审美意味，这就是他所说的“需要

某种刺激”的“同作诗一样”。由针对时事只是装痴假呆说些讽刺话，难免“……事情是不愉快，可是大有可以作出愉快的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一篇短文。”《永日集》中的〈闲户读书论〉、〈在女子学院被囚记〉和《看云集》中的〈三礼赞〉可以列入此种写法（止庵，2001，页3）。这些除“美文”之外，大致出言调侃，多系反语，强烈而全面的颠覆效果，有别具一格的审美意味，是一种个体对“志”的体悟。

CILO、TLA和AT的建设性对齐，在考核方面建议考虑课内的学习延伸到课外。以下几点具建构性的联系，以考核学生的观点表达，可预期学习效果的提升：

一是反思。就是根据讲课和笔记，经小组讨论，综合结论，建议学生课后反思问题一遍，并作更进一步的思考。现代文学作品宜融合社会现象，发掘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是顺藤摸瓜。老师在课上提出一些问题，涉及到全体的一些文学现象，又不可能展开太多，为了加深学生理解，可以在导修课另作补充，不仅加强学生对论述问题的理解，而且扩大了知识面。

三是滚雪球。老师在课上为了论述一个观点可能会举一、二个例子，除了这一、二个例子之外，学生还可以再找几个例子，不仅加深了对老师的观点的理解，也锻炼了分析能力。

五 结论

周作人的“杂”知识奠基于以理性的态度之下，构成认知。从果效为本学习效果角度而言，教材与老师讲课的关系。老师在处理教材时，有两种情况：一是章节体例一致，论述上具体化、条理化；二是话语体系比较一致，章节体例也有调整。对第一种情况可以互相对照，相辅相成。第二种情况，可以互为参照，教材可以作为课外学习的参考。

一般所谓理性，与哲学上“理性”一词之本来用法毫无分别，其最基本的意义，包括由各种已有的认知综合后导出的各种主张，都必须前后一贯，不得自我否定或自我取消，即是一般所谓不能前言不对后语，不得

自语相违之类。否则，一切认定者或主张者，随时可以任意变为并无此一认定或主张，则一切皆不确定，随时变幻，而这变幻亦绝无规则可言。于是，即违背现代文学教学的初衷，既然根本没有任何认定或主张可说，那现代作家亦即不可能再有任何生活内容可说。

周作人由早期“人的文学”到“文抄公”阶段，实践的即是所谓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文学，他所践行的文抄体虽说已基本背离早期的主张，但这正是对五四时期秉持信念的一种修正，并非否定已有的认定或主张。所以，周作人在写作早期实现的这种有意味的散文体式，充分展现出个人的生命内蕴，可恰当的理解为追求理性了解的行为表现。

概括而言，趣味是一种主观的了解，而知识有必然的限制，认知的主体一定是一个不变的“我”。周作人以趣味撷取日本文化知识的认知，不仅能反省自我内心所曾呈现过的种种活动现象，身为一个“美文”的实践者，他认同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均发达，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这尚且为学生认同现代作家作为教学与写作能达到建设性的一致一个值得探讨并实践的案例。

OBTL果效为本的一个关键是必要联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课堂上，老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把这门课程的知识信息传达给学生，学生必要在课外去寻找还有没有其他作家像周作人那样有意识地对散文体式作过如此广泛的探索。总之，一定得把学生自己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持之以恒，就进入了学习境界。

参考文献

陈文辉（2015）《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文瑜著，陈思齐、凌曼苹译（2011）《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台北：麦田，城邦文化出版。

孙郁（2011）《走不出的门：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杨扬编（1998）《周作人批评文集》，广州：珠海出版社。

止庵校订（2001）《药堂杂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止庵校订（2001）《泽泻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周作人（2011）《泽泻集》，〈乌蓬船〉，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谈龙集》，〈地方与文艺〉，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雨天的书》，〈死之默想〉，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雨天的书》，〈喝茶〉，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雨天的书》，〈北京的茶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自己的园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艺术与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过去的生命》，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11）《永日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2001）《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